

主题笑中含泪 节奏张弛有道——浅谈上戏版《钦差大臣》的成功演绎

杨伟民

作者赐稿

—

喜剧作为人类认识生活、表达情感的一种基本形式，无论古今中外均有其相通之处，共同之点，以类型分可以分出很多，我们比较习惯的基本上是讽刺喜剧和幽默喜剧。讽刺和幽默始终应该是各种喜剧永恒不变的基本元素。陈瘦竹先生曾说：“喜剧所产生的笑，是作家对他所描写人物的美学评价。浅薄庸俗的噱头，奇形怪状的体态，虽然可以成为笑料，但是难于显示人物性格而且缺乏社会意义，因此不能构成真正的喜剧性”。“含泪的笑”是果戈理作品独有的特色，《钦差大臣》所展现的喜剧性特征，不同于纯粹生理反应的笑，笑声中包含着理性的顿悟，显露出审美的批判力，是一种饱含喜剧美感的笑。

2009 年末上海戏剧学院 59 级校友排演的《钦差大臣》，不仅让观众发笑，而且还使他们领悟到了某种启示，感受到了某种沉重。这是一场不愧为出色诠释现实主义经典剧目的恢弘演出，既有趣、又现实；既犀利又生动。由于它强调喜剧性的彰显，注重剧本深度、广度美的展现，果戈里这部睿智、戏谑、感伤、鲜活，逼迫你思考的快节奏讽刺喜剧得以在中国舞台上大放光彩。

喜剧性首先取决于作家所创剧本的本身；其次取决于演员在演出中所张扬的喜剧精神，它包括精神思想境地、讽刺批判力度、自由狂欢水平等因素；最后还要取决于导演为协调各个艺术环节所把握的舞台节奏。

剧本：高扬审美批判大旗

众所周知，《钦差大臣》的故事情节源自普希金说的一个真实故事。赫列斯达科夫的原型是 19 世纪彼德堡记者巴维尔·斯维宁，一个病态的骗子。有意思的是，在《钦差大臣》尚未问世前，1829 年 5 月俄罗斯还曾出现过另一版本的“赫列斯达科夫”：市政官员乌斯秋日纳在前往彼得堡途中，以一身炫耀的外套、马耳他十字勋章蒙骗过某个市长。可见《钦差大臣》非空穴来风，是有大量事实基础作背景的。

一位名叫赫列斯达科夫的纨绔子弟，在回乡省亲的路上，因赌博输得精光，无力支付房钱、饭费，赖着不肯离开旅馆。当地市长和众官员纷纷将他误以为是“微服私访”的钦差大臣。为应付“视察”，一个个都将他奉为上宾，极尽贿赂、谄媚之能事；为攀附“重臣”，市长夫人和女儿争相求宠、阿其所好。赫列斯达科夫被迫捧得神魂颠倒、忘乎所以。他边自我吹嘘、边见机渔利；骗取了大笔借款、赢得了市长女儿的芳心……在众人簇拥下，赫列斯达可夫喜滋滋脱身，扬长而去。事隔不久，邮政局长私拆了他寄往彼得堡的信函，终于真相大白，众人哑场。

《钦差大臣》围绕假钦差身旁发生的一些慌乱事件构架故事，貌似简单，却寓意丰富。它展现了 19 世纪 30 年代俄罗斯社会千疮百孔的世情风俗图，揭露了沙俄尼古拉时期官僚阶层千奇百怪的种种丑态，主题直接触及沙俄权力衰退的致命病根。我们不能单单沉迷于入情入理的故事情节，忽略匿影藏形的思想内核：在自我封闭环境中运行的沙皇制度不可能恒久。它是促使赫列斯达科夫骗财、窃色的外在条件，也是产生官员自欺欺人的内在因素。这部颇具新闻风格的讽刺喜剧，被赫尔岑赞誉是迄今为止“最完备的俄国官吏病理解剖学教程”。

显而易见，喜剧的深层力度来自背后充满思辨哲理和历史况味的潜台词。全剧以宣布真钦差驾临收尾，形式上

好象得出沙皇制度不变的结论，而客观上，其实是赫列斯达科夫取得胜利。他成了非理性制度下的非理性英雄。从这个角度分析，赫列斯达科夫似乎不像是个骗子手，而更像诗人（果戈里在《谎言的舞台》一文中曾提到：“他生活中最诗意的时刻，几乎就是在吹牛灵感大发之时……”）。果戈里在这部作品中，以纯真的勇气揭露政权腐朽，幻想通过理性方式予以改进，内心却又充满矛盾：目睹旧世界的腐败，他有一种出自本能的敌意，而性格决定了他，不可能去深究解决棘手问题的一揽子方案。这或许正是他借用喜剧手法表达的初衷。

1836年4月，《钦差大臣》在彼得堡首演，获得惊人成功，震撼了整个俄罗斯，被视为果戈里批判现实主义的最高成就。前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把《钦差大臣》奉为现实主义戏剧的样板。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代表作《演员创造角色》中，果戈里的《钦差大臣》和契诃夫的《海鸥》被并列作为演员创造角色仅有的两部经典性个案教材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导演该剧时，注重于突出在市长家里发生的一切，渲染在这座住宅里所弥漫着的、令人窒息的精神情绪；所预示着的突如其来结果的事实上。今天当我们面对现代社会远没清除的荒淫腐化、投机钻营等恶习，再来上演该剧，仍不失高举审美批判大旗的现实意义。

《钦差大臣》5幕52场的戏，发生在两天内的市长府邸和一家旅店内。故事从俄罗斯某边远小城市长收到一封朋友来信开始，主要事件可以罗列如下：1 钦差大臣即将“微服私访”、2 “钦差大臣”在城里、3 市长召见官员、4 “钦差大臣”参观各机构、5 “钦差大臣”来到市长家、6. 受贿者竞相表现、7 “钦差大臣”求爱、8 钦差大臣不是真

的、9 市长后悔、10 真钦差驾到。高潮最后出现在赫列斯达科夫不是真钦差，以及真钦差的到来。

演员：全力以赴的真诚演绎

回顾历史，果戈里揭露俄罗斯泛滥成灾的官僚主义，曾得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首肯。奇怪的是，他曾第一个为首演鼓掌，还推荐部长们前去观看。众大臣看完后，迫于压力一个个都假惺惺地笑了、鼓了掌，惟俄罗斯财政部长康克林没作假，称果戈里的戏是浅薄的滑稽戏。尼古拉一世不这样认为，他将果戈里的讽刺的对象与现实中的官员对上号、挂上钩，从揭露官场腐败角度肯定了它的现实意义。当然，他的这种评价算不上深刻、全面。《钦差大臣》否定专制政权的内在思想，尼古拉一世并未看懂，也不可能了解，只是就事论事看懂了它的表层内容。《钦差大臣》主题鲜明，思想却很隐晦，常人难以察觉其深邃的内涵奥秘。难怪果戈里本人在观剧后，在给友人信中抱怨：“钦差大臣上演了，心里却是一片灰暗，很不是滋味”。

《钦差大臣》的喜剧气氛，由众多骗子手共同烘托，是上海戏剧学院这次演出的最大看点、亮点。全体演员无论角色大小，都致力于在舞台上创造生活，致力于最大化诠释人物内在精神，颇见功力。它让观众看清，果戈里嘲讽的不仅是官场，还有城市里以博布钦斯基、陶布钦斯基为代表的搬弄是非、游手好闲的贵族阶层、长于欺骗、贪财图利的商人、对下恣意妄为的公职人员、见风使舵的奥西普和肆无忌惮的警察，甚至连这座城市里的天真市民也

统统囊括在内，尽管他们远离喧嚣的大都市，“骑马跑三年也跑不到外国”。

剧中的每个官员、市民都被赋予了一定的性格特点：法官的疏懒散漫、慈善院长的见风使舵、教育局长的见貌变色、邮政局长的临机应变……他们在得知钦差大臣驾到的“不愉快消息”后，无一例外都赶忙自扫门前雪。疏于职守、阿附权贵，是他们的共同点。腐败已经渗透到了小小城市的每个角落。观众不经意会发现，果戈理决非仅是对贪官污吏予以冷嘲热讽，而是在向整个官僚制度的合理性发起攻击。舞台上活动着的人物几乎皆为乌烟瘴气社会制度的牺牲品：赫列斯塔科夫的玩世不恭、市长的招权纳贿、慈善院长的曲意逢迎、市长夫人的啖名虚荣……黑暗的社会制度催生、孕育了人们萎靡不振的阴暗心理。果戈里在描写荒谬已极的俄罗斯形象同时，天才预见了当今社会仍有存在类似体制的可能。观众透过一系列滑稽可笑的人物，仿佛看见了每个人自己的影子。难怪作者在剧本扉页，留下一句发人深省的民谚：“脸歪莫怨镜子丑”。

栩栩如生的众多舞台形象即使在闭幕后，仍然在观众脑海中鲜蹦活跳，真实的喜剧效果，凸现了众演员追求喜剧性境界、喜剧精神的成功。人们不禁自问：笑，首先应该笑自己、应该从反省自我开始：那些与现实十分相似的官员是不是“我”？我会去受贿吗？我会这样求爱吗？带着礼品来办事的人是朝我走来吗？面对领导的检查我会汗如雨下吗？盛世太平背后，暗藏的主要腐败是收贿和受贿，城市的每个人都应引以为戒。与其说果戈里在制造笑，还不如说是在挖掘尘世间看不见的泪。

焦晃没有将赫列斯塔科夫简单演成骗子、痞棍，正是为了让观众在笑声中听到作者曾经有过的悲鸣。精彩的表演提升了文化品味、增强了嘲讽力度。第二幕，我们看见头戴崭新黑礼帽、身着艳红燕尾服的赫列斯塔科夫拖着步

子进来了，彷徨无力的眼神，围绕着一个“饿”字，一会儿望床，一会儿瞅门，寻觅着、打探着什么。他尽管腿部动作、手部动作、全身动作都显露出“愁肠饥火日相煎”的可怜相，但典型的“彼得堡腔势”永保不变。在小旅馆，他与市长初次对视时，上演了一场微妙的心理拉锯战。前者担心会不会因为欠付房费、饭钱，被投监狱；后者却顾虑招待不周，会不会露出狐狸尾巴。他们各有苦衷、各怀鬼胎地相互试探着。在市长“照管来往客商和所有正派人不受任何委屈是我的责任……”的谦辞之后，赫列斯达科夫紧接着的回答风马牛不相及：“这有什么办法？我是要付钱的……乡下会给我寄钱来的”。双方最后的调和建筑在误会、混乱的基础上，让人喷饭。赫列斯达科夫怎么也没想到结局会是：还清欠款、被奉为上宾；市长也同样洋洋自得：不费吹灰之力收买了一名“朝廷大官”。

这场戏的冲突，是通过人物错综复杂的心理情势展开的，结局意想不到。演员将赫列斯达科夫的形象刻画得十分精准、精练，观众在这一形象中看到的只是单纯、直爽的性格特征，以及欠钱后的内疚心理，没有其它邪念。综观全剧，我们对赫列斯达科夫的定位或许会有三种可能：1，从旁人认可“钦差大臣”的程度看，他显然是不折不扣的大骗子；2，从花花公子角度考量，他属于心怀私利、鱼目混珠之流；3，从家庭背景分析，父亲小富，对儿子管教颇严，他是身不由己，顺手牵羊之辈。我们不管观众如何思考，平心而论，有一点无可非议：他是这场闹剧的局外人，尽管这场“事故”由他引发。据果戈里的观点，赫列斯达科夫并非莽撞的冒险家，也不是自私的骗子手，只是个被误认成大人物的小混混。放荡不羁的他，毫无清醒的生活目标，只会在环境的影响下随波逐流，说话和行动常常出现反射性的不由自主状况。他有时都无法辨

别周围发生了什么，只是到了第四幕，才仿佛搞清楚自己被错当成了另外一个人，至于具体误认成了谁，他仍然不甚了了。在“受贿”一场戏中，我们厌恶那些阿谀奉承的众官员，甚至超过了顺水推舟、被动行骗的赫列斯塔科夫，也就可以想象了。

第三幕，赫列斯塔科夫碎着步子来到市长家客厅，我们看到他为了适应突然来到的新环境，下意识的故作镇静，胆小鬼的特征跃然台上。他从蹙脚旅馆忽然进入新天地，步态越收敛，身份反倒显得越高贵，与夫人、小姐闹恋爱也就越让我们觉得突然，越感到不可思议。赫列斯塔科夫在众人面前吹嘘彼得堡的豪宅、彼得堡的舞会，既有酒醉后的亢奋，又有意识上的迷糊，动作毫无规律，手舞足蹈，直到踉跄摊倒方告消停。当小姐忙将西瓜塞进他嘴里时，灵感再次喷发，继续吹牛……头昂着、手舞着，显得无比自信，甚至自己都被自己的“故事”说服了、迷糊了，真以为一切梦想瞬间就要实现……大段的吹牛犹如孩童天真的梦呓。他的独白越念越快、越说越响，一气呵成，衔接得十分自然、流畅。我们窥见赫列斯塔科夫的坦诚，既在他说实话时，也在他说谎时。众人以为他顶天立地，可朝夕相处的仆人奥西普看他，不过是彼德堡一普通小文官。他向官员“借钱”时，从开始的缩手缩脚，到后来把腿翘到了桌子上，进而干脆拐款潜逃，无不与沙俄官场腐败的外在因素有直接关联。

第四幕，赫列斯塔科夫滑着步子行走。他见到夫人小姐时，似舞非舞的步伐，显得很有魅力。假钦差与夫人一段柔情绰态的华尔兹，甚至让我们险些忘记假钦差是在乘机玩弄……穿插其中的舞蹈，在情节变化中不漏痕迹，而又诗意盎然。钦差大臣与女儿、夫人、市长围台转圈，动作敏捷、幅度极大。他为求爱，飞也似地跳上窗台；为求婚，两次下跪、两次狂奔……纨绔子弟复杂的内心、轻佻

的举止被表现得淋漓尽致、呼之欲出。整个戏剧动作看上去真挚、诚恳，赫列斯塔科夫似乎真想要获得一份属于他的爱情。浑然天成的喜剧性在不和谐的本质与现象间悄然产生。

焦晃在整整三幕戏的演出中，用不同的音调、音色，解读赫列斯塔科夫不同境遇下的复杂心态，无论是在旅馆里走投无路时的困顿、第一次遇见市长时的紧张，还是在市长夫人、女儿面前的亢奋；在收受贿赂时，从诚惶诚恐到理所当然的自得，无不贯穿着下意识的冲动。主人公千变万化的心里动作加上多姿多色的形体动作，显得十分有章法、有层次，近景、远景一应俱全。

张先衡扮演贪赃索贿的市长，是《钦差大臣》喜剧的中心人物。长长的错误链开始于他一个莫名其妙的恶梦：两只老鼠闯进屋子，东闻闻、西嗅嗅，走了，又来了……掀起第一个恐惧之浪的正是这位市长。第二幕，初见赫列斯塔科夫，又是他在惊恐中，引起了双方对视。张先衡挺直腰板，全身哆嗦着聆听对方说话。高妙的潜台词显然是：面前这个人真是钦差大臣吗？到位的表演成了推动戏剧不断深入的绝妙动力，省略许多冗长的对白。随着钦差大臣的到来，这位贪官从恐惧害怕到最后成了“贪食鱼儿易上钩”的货色，正如别林斯基所形容的：“他不是漫画，不是滑稽闹剧，不是夸张了的现实，同时也不是傻瓜，对他自己来说，他是聪明绝顶的人，他在自己的范围是很实际的，善于巧妙地处理事务——偷盗和消踪灭迹，行贿和笼络他所忌惮的人。”

我们仔细分析《钦差大臣》，会发现该剧为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的“陌生化效果”提供了最早的依据，如剧中人物穿插有大量的“旁白”、“解说”……演员在台上既可以忘我投身于角色，又可跳出角色，面向观众讲述自己的内心看法。最后一幕，当假钦差身份被曝光后，市长

愤而面向台下，直接发问：“戏剧，戏剧你们懂吗？”对“戏剧”作用咬牙切齿的一段台词，张先衡显得很有把握、很大胆、很自信，起到了驾驭观众、支配观众的狂欢化效果。当观众忍不住哈哈大笑时，他更是旁若无人：

“你们笑什么？笑你们自己吧”。面对面的交流，迅速升级为向观众的直接质疑，强迫观众迅速思考、迅速判断。果戈里说：“我们的冲动，在这座城市里，就象那些腐败的官员一样胡作非为，而市长正是肮脏灵魂的本身”。此刻的表演效果已不再是观众的哈哈大笑，而是观众融入戏剧后，产生沉静思考的投入状态。

果戈里的喜剧功力常由典型的果氏方式形成：打乱原因和结果之间的逻辑，如当有人提问：钦差大臣为何而来？法官在深思熟虑后，回答竟是俄国准备打仗。作者故意把边远小城的腐败，与俄国对外政策联系在一起，制造幽默感；再如市长要求慈善院长关心住院病人，天天戴干净帽子，但转身又对病人处置作出不可理喻的残酷指示……它们明显都带有一种狂欢化色彩，即通过文本的狂欢来颠覆沙皇权威和黑暗的社会秩序。

这是一出没有正面人物的喜剧。作为一种戏讽，贯穿于全剧的高尚人物仅仅是“笑”，是作者对现实的否定态度。作者指出：“笑声明快的力量会带给人们灵魂以安宁”。全剧喜剧性体现在内容与形式的自相矛盾中，诸多可笑之处常与尖锐的故事情节环环相扣：假钦差来之前官员们的恐慌；来到时，将他作为彼德堡显贵的喧腾；哑场后市长和众人被骗的窘态……《钦差大臣》剧本作为狂欢化文学的典范，始终贯穿着轻松说笑的谐谑格调，这场演出恰如其分地继承了文本的固有风格，带有明显的狂欢节因素。

在第四幕“受贿”一场戏中，首先上场的法官，手腿一齐颤抖；随后的邮政局长媚态十足地连连倒退两步；教

育局长双手捧接雪茄，反拿不说、还掉在了地上：慈善院长听到钦差大臣提及身高时，赶忙偷偷下蹲，当赫列斯塔科夫向他借钱时，对方狡黠的一句：“我已经给你把钱留下！”……这些丑角通过近乎公开展览的方式，获得了充分的自我表现和各自卖弄的上好机会。每个官员从现场退出，彼此心照不宣地都在嘲笑对方，都说一句诸如“搞定！”、“我们的人了！”等当今上海的流行俚语。成功的改编，放大了原著的言语反讽作用，起到了声东击西的喜剧效果。一句普通的俏皮话，一个精心设计的形体动作，突出了它的言外之意，揭示了常规下掩盖的真实，实现了讽刺效果的增值。第五幕，众人最后的欢腾喜庆场景，揭穿了事件真相，创造了诗意境界，显现了对现实的审美态度，正如巴赫金所言，狂欢式的笑显示了“人们从道德律令和本能欲望的紧张对峙中所获得的自由”。

导演：不断创新的节奏动作

陈明正导演善于在每幕戏的演出中，立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，将节奏魅力体现在形形色色的变化手段中，张弛有度。他以中国式的手法呈现俄国文化，成功融入了表现派等诸多舞台调度技巧，以及崭新的舞美设计理念。

写意式风景画制成的大型幕布，和5扇几可乱真的拱形钢制门框，作为贯穿布景，在灯光的配合下相得益彰，质朴、灵动。观众席和舞台空间的巧妙联合，效果明显，如警察打鼓宣告市政厅通知、假钦差挥手告别小城、侍女奉夫人命打探赫列斯达科夫、侍卫押解商人等，均彻底打破固定表演区，走向观众席，既形象，又突出了市长的色厉内荏。这些技巧是布莱希特演剧体系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，体现了导演风格现实与浪漫的多元结合：一方面是戏

剧故事的完整叙述；另一方面是各色人等的卡通式滑稽表演。导演似乎将《钦差大臣》的体裁风格既定位为性格喜剧，让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，来自果戈里怪诞手法的喜剧表演规则；又归纳为情景喜剧，让官员一手炮制的荒诞场面演到极至。

整场戏观后，如果以情节结构分，我们能清晰概括成六个单元：1 开始（有关钦差大臣的消息）、2 市长和赫列斯达科夫见面、3 赫列斯达科夫在市长家、4 受贿、5 求爱、6 结尾（有关钦差大臣的消息）。我们试以前苏联戏剧家格·古里叶夫的“行动结构图”来观察各单元戏剧动作的节奏安排：横坐标是情节线（依次标明戏剧行动），即剧情事件；纵坐标是行动线（依次标明强度的增减），即剧情起伏。行动结构曲线的上下起伏，代表着舞台总体节奏变化的大致走向：

1，六幅行动路线图，总体上的戏剧动作均沿着上升路线不断攀升，最后的高潮全都落实在结束点上；

2，每个单元的行动线显示，剧情越往后发展，节奏越变越快，高潮与高潮间的间隔越变越短。如当博布钦斯基和陶布钦斯基突然带来“钦差大臣在城里”消息时，第二个高潮点很快形成。紧随其后是众官员慌乱的陡落场面，节奏放慢；直到市长发出指示，剧情再次推向新高潮，节奏加快……

3，每个单元的结束点，一般都建立在危机所伏之处，由此牵引出新的转折点，如当市长夫人扶起险些跌倒的赫列斯达科夫时，他在沙发上故意发嗲，靠了过去。官员木然，市长吃醋……不安的危机情势渐渐导致剧情的新发展：在众人追捧下，赫列斯达科夫胆子越来越大：公开借钱、公开求婚……，再如赫列斯达科夫点数“借款”，奥西布劝他溜之大吉，岌岌可危的态势，忽而化解成交上桃

花运的开始。剧情轻重的有序交替，人物喜怒的张弛变化，在导演指挥下有班有眼、整然有序，全场观众与导演共用一个节奏呼吸，大有身临其境之感。

4，许多场面似乎不仅仅是在展示单独的戏剧情节，而是今天生活反射出的讽喻回声。舞台上的人物不少时间都是围绕桌子、沙发演戏，市长始终处于中心地位。而市长家一旦出现赫列斯达科夫，位置即被钦差大臣取代。巧妙的调度起到了“寓庄于谐”的喜剧性效果。

最后一幕，市长客厅在橙色灯光映射下，显得金碧辉煌、喜气洋洋，当众人举杯为赫列斯达科夫“订婚”祝贺时，恐怖阴森的乐声悠悠响起，蓝紫色的灯光忽明忽暗，高潮被急遽推起。反面人物间的殴打和咒骂，呈露了腐朽势力的内部瓦解。一声雷响后，诡异的枯树干、绝望的尖叫声，在真钦差奉旨前来的高潮点上，骤然以“哑场”表现最后的惊诧瞬间。全剧以各种手段将节奏速率迅速推高，形成激烈的戏剧张力，手笔之大，令人叫绝。

主要参考文献

1. 果戈里：《钦差大臣》芳信译，中央戏剧学院；
2. 别林斯基：《别林斯基选集》第1、2卷，满涛译，时代出版社1952年版；
3. 格·古里叶夫：《导演学基础》张守慎译，中国戏剧出版社1960年版；
4. 张杰：《巴赫金集》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。
5. 杨伟民：《现实主义背景下的多元呈现》上海人民出版社《国外社会科学前言》2010年版；
6. 杨伟民：《果戈里文本的魔幻色彩》，《文汇报》2009年6月14日。

厦门大学图书馆